

# 豫南春雷

李化生

余华荣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前 言

《豫南春雷》今天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部反映大革命失败前后我党领导四望山农民暴动的历史纪实文学，在写作中，得到了省、地党史部门及许多同志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李德生同志，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使《豫南春雷》增辉溢彩。

豫南信阳，南接湖北，东连安徽，古淮河穿境而过，大别山绵延数百里，地势险要，关口林立。古往今来，历代豪杰枭雄，凡欲逐鹿中原大地、经略江淮河汉者，无不以占领豫鄂皖之交的古占领地信阳为至要。自本世纪20年代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这片兵家必争之地，就打上了红色的烙印，成了一片英雄的土地。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领导豫南人民向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军参战，其中30多万英雄儿女为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有姓名记载的烈士就有近3万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不仅培养了许世友、李德生、尤太忠、万海峰等近百名我军的高级将领，也同时孕育了邓颖超那样卓越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不仅留下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董必武、徐向前、刘伯承、陈赓、徐海东、王树声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斗足迹，而且走出了尚钺、叶楠、白桦、王实味等许多中外驰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

在民主革命时期，豫南人民浴血奋战28年的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历史长卷里，人们不会忘记开篇那悲壮的一页！不会

忘记掀起豫南革命风暴的那最初的一声惊雷！这悲壮的一页，这最初的一声惊雷，就是四望山暴动！近几年，不少在信阳留下过战斗足迹的老红军、老八路和党史工作者，多次不无遗憾地说：豫南出了那么多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品，却没有一部详细记载和描写四望山暴动的专著，那可是豫南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呵！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辞，既语重心长，又深含期望，企盼今天生活在豫南这片英雄土地上的人们，能通过文字或其他形式，再现大革命时期那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再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而勇敢地同旧世界斗争、献出了青春和热血的先烈们的光辉形象。这期望是真诚的，这期望也是凝重的！

笔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一个长期生活、工作在豫南大地上的基层干部、党务工作者，曾有幸数次涉足那片被烈士鲜血染红了的崇山峻岭。登上巍巍四望山，攀上打响了四望山暴动第一枪的祖师顶，走在前辈们当年狙击敌人的寨墙上，驻足先烈们播洒火种、揭竿起义的故殿遗址，极目漫山遍野鲜红的杜鹃、葱茏的碧树，那一幕幕令人回肠荡气、慷慨悲歌的历史，拂去茫茫云烟，穿过数十年风雨，奔来眼底，犹在昨天……于是，记载先烈历史，讴歌先烈业绩，继承先烈遗志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在时时呼唤着自己、驱动着自己，由此便萌发了要撰写一部反映这一历史风貌的书来，以继承遗志，激励后代。此后，迭经走访查典，工作之余伏案疾书，经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本22万多字的小册子——《豫南春雷》，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伴随岁月流逝，发生在1927年的四望山暴动，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笔者在走访和翻阅现存的有关资料时，深深感到由于历史云烟尘封，参与起义暴动的知情人、见证人多已作古或失散难寻，现存的回忆与史料记载，各抒己见，众口不一，甚至在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叙述上，也是大相径庭、不尽一致。因此，在书稿写作中，对一些史料和被采访人口头回忆，经过多次

考证，或兼容并蓄，或取一家之言。同时，为了更生动、更曲折地反映那段血与火凝聚的历史，更丰满、更形象地再现那一时期的英雄人物，本书在注重客观记载史实、反映大的事件的基础上，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对人物的肖像、心理活动和一些细节进行了刻画描写，以使结构更严谨，情节更生动，人物更丰盈，书稿更增可读性。

毋庸讳言，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尽管笔者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仍然是挂一漏万。尤其是作者写作水平的局限，纰漏与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企盼广大热心读者和党史工作者予以指正。

作 者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 目 录

引	子	( 1 )
上部 春风篇		
第 一 章	发 动	( 7 )
第 二 章	建 党	( 14 )
第 三 章	成 长	( 18 )
中部 春雷篇		
第 四 章	勾 结	( 33 )
第 五 章	离 别	( 41 )
第 六 章	围 城	( 51 )
第 七 章	事 变	( 64 )
第 八 章	播 火	( 79 )
第 九 章	上 山	( 95 )
第 十 章	重 逢	( 115 )
第 十 一 章	暴 动	( 129 )
下部 春潮篇		
第 十 二 章	围 剿	( 161 )
第 十 三 章	会 师	( 184 )
第 十 四 章	燎 原	( 207 )
第 十 五 章	突 围	( 224 )
	尾 声	( 285 )

## 引 子

公元1924年一个阴冷的冬天，一列从古都北京发出的客车，沿着京汉铁路线，风驰电掣般地掠过中原大地，向豫南名城信阳奔驰而来……

深夜11时许，伴随一阵由远而近的刺耳的汽笛声，客车的灯光刺破了站台浓重的夜幕，喘着粗气，徐徐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旅客们刚要下车，忽然一阵尖厉的哨音响起，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官兵疾速奔向站台，将客车团团围住，内中一个操着陕西口音的军官，站在站台中间，高声叫道：“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胡军长的部下，奉城防司令蒋世杰师长之命，对入城旅客检查，严防吴佩孚的探子潜进城关破坏防务，刺探军情，请各位先生配合兄弟履行公务！”接着其它车厢口也传过来同样的命令。于是，旅客们纷纷走下车来，在闪着寒光的刺刀驱赶下，集中到出站口接受官兵们的搜身盘查。在这时局动荡、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偌大的一列客车，在信阳下车的人为数不多，总共一、二百人。官兵逐个搜查盘问得很细，半个时辰过去了才开始放行。

在纷乱的旅客中，有一个瘦高个青年人分外引人注目，他身穿灰布长衫，头戴礼帽，手拎一只考究的行李包，一看就知道是位有来头、有身份的人。因此，搜查的两名士兵对他也格外的“关照”，不仅把他的提包和身上翻了几遍，而且连礼帽和皮鞋也脱下，左翻右瞧，反复折腾，直到没找出半点破绽，才挥一挥手，让他出站。那青年出了站口，理了一下弄乱的长衫，

长舒一口气，沿着一条街道匆匆走去。深更半夜的街道上，人迹稀少，十分清冷。那青年走着走着，似乎感到有些不对头，什么时候自己一个人的脚步声变成了三个人的？他回头一看，心里直发怵，只见两个帽沿压到眼皮上的汉子正一步步向他逼来，他似乎明白了要发生的事情，拔腿就要跑，然而已经晚了。那两个汉子扑过来，一左一右挟住了他，他张口刚说了句：“好汉，你们想干啥？”喉结处早被顶上了一把冰冷、锐利的尖刀，其中的一个道：“再吭一声，捅了你！”说着，将一团乱布塞进他口中。另一个汉子将手插进口里轻轻打了个呼哨，就见远处的夜暮中迅即跑来一辆人力车。那青年被两个汉子挟着，上了车，车夫拉起车把，飞一般地向一条胡同跑去……

人力车在寂静的胡同里左拐右转，最后停在了一家旅馆门前。那车夫放下车子，上前对着门轻轻敲了三下，不一会儿，紧闭的大门“吱扭”一声拉开了一道缝，从缝里探出一张妖艳的粉脸来，一见是车夫，就问，

“得手了？”

车夫也不搭话，头向后一扭，只见那两个汉子已将青年人推下车来，“粉脸”赶紧把门打开，从里屋叫出一个干瘪的老头儿来，老头儿招了下手，那青年人就被推进了屋。车夫上去将他口中乱布扯出，半阴半阳地说道：

“王先生，委屈你了！”

“王先生？”那青年一愣，好象突然醒悟了什么，急忙辩解道，“几位好汉，鄙人不姓王啊！鄙人姓胡，是本城西关街人氏，根本不姓王，你们弄错了吧。”

干瘪老头走近前来，鹰隼似的眼光死死地盯着青年人，半天，阴沉沉地问道，

“你当真不姓王？”

“本人确实姓胡，就住在西关胡同，祖上在这儿做丝绸生意

好多年了，街坊邻居哪个不知道啊？不信，你们可以去查访查访！”那青年人脸色苍白，浑身抖得象筛糠似的。

“胡说八道！你别在这儿蒙我们了，你姓王，叫王克新，是共党头子李大钊派来信阳搞赤化的！怎么样，还是老老实实交待了吧？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车夫蓦地从腰中拽出一把盒子枪，乌黑的枪口顶在了青年人的脑门上。

青年人见状，“扑通”一声跪下了。

“大爷饶命，小的实在是做生意的，从来不和共党打交道，也根本不认识什么王克新，你们派人到西关胡同去查访一下，小的讲的如有半点假话，甘愿受大爷处置，小的愿以全家老少性命担保！”青年人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那车夫正要发作，只见干瘪老头手一摆，说：

“先将他带到一边去！”说完，一转身进了里屋。

那两个汉子拿眼对望了一下，也跟着老头进了里屋。岂料，两人刚进门槛，“啪啪啪啪”几记耳光就迎面搨来。干瘪老头儿突然间象一只发了狂的野兽，暴跳如雷地骂道：

“混蛋！没用的废物，事情全让你们搞砸了！吴大帅临撤退时留下我们，让我们给他好好守着这块地盘，绝不能让共党染指信阳，你们都是知道的。这次让我们秘密捉拿从北方过来的共党神秘人物王克新，是共党魁首李大钊亲自派来搞赤化的，要是让他跑了，穷小子一发动起来，这信阳哪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这下好了，让你们几个人去抓王克新，结果却搞来个丝绸商人，让我怎样向吴大帅那边交待？”

干瘪老头儿骂了一通，似乎仍不解气。那两个汉子全然没有了刚才抓人时的神气，象两只羊羔一样，温顺地听着老头儿的训斥。过了好一会儿，其中一个汉子才斗着胆子试探着问了句。

“三爷，这小子不是在蒙我们吧，这次车上总共下了一、二百个人，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在暗中逐个盯梢，还能有



错？”

千瘪老头儿回过身来，用鹰隼样的目光盯着说话的汉子，狠狠地说：

“没有错？这口音对吗？上峰说得清清楚楚，王克新是直隶人氏，你们抓的人，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腔调，你们不错难道上峰错了不成？”

那汉子被问得低了头，半天不语。另一个则讨好地说：

“三爷，我们马上再出去，到各旅馆客店搜一遍，如果王克新真的到了信阳，量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掌心！”

“蠢才！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天前那会儿，信阳是我们的天下吗？如今到处都是蒋世杰的兵，弄不好，连我们都要栽进去，坏了吴大帅的长远大计，你长有几颗脑袋？”

“那，这个商人咋处置？”

“老规矩，废了！”老头儿眸子里放出一道凶光，牙齿咬得格格响，又道，“手脚要干净、利索！”

“是！照三爷的吩咐，一定不留任何蛛丝马迹！”两个汉子唯唯退出。

不一会儿，从那家旅馆门前跑出一辆人力车，径直拉到澠河边，只见那两个汉子从车上抬下一个麻袋，坠了块大石头，沉进了滚滚东去的澠河之中……

同一个时间，在城关东端的另一家简陋的旅馆里，住进了一位蓄着大胡子的老者，当他走进房间，关闭了房门，揭下嘴上的假胡须时，才发现这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人。他，就是吴佩孚的特务们要抓的神秘人物、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亲自派到豫南发动工农运动的共产党员王克新。这位年仅25岁的共产党员将和先期秘密潜入信阳的中共党员刘少猷一起，用鲜血和生命点燃豫南第一把革命烈火，引爆豫南大地第一声革命春雷。

上 部

春 风 篇

⊖

# 第一章 发 动

## 1

王克新来到信阳已经三天了。这次他受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指派，秘密潜来信阳，肩负着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的光荣任务。然而，三天过去了，他和刘少猷仍未联系上。刘少猷是这年秋天到达信阳的，他的使命是帮助整顿和恢复被吴佩孚镇压瘫痪的信阳铁路工会。临来时，组织上告诉王克新，刘少猷现在在信阳的公开身份是铁路工会秘书。王克新来后，按照上级党组织的交待，曾到铁路工会办事处去联系接头，但去过两次都没见到刘少猷。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王克新不便多露面，只好用暗语给刘少猷留下会面便条，回到旅馆里焦急不安的等待着。

这天下午，王克新正躺在旅馆的床上纳闷，忽然有人敲门，王克新开门一看，这不正是自己急于要见的刘少猷么？刘少猷也一眼认出了王克新。这对同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书记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老战友，分手已半年了，如今又在豫南信阳相逢，惊喜之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王克新迎上去，紧握着刘少猷的手，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从哪里说起。还是刘少猷先开口：

“克新，让你等急了。这两天我到长台关、柳林等乡村去走了一圈，那里的情形真让人振奋，一些进步青年的革命热情很高啊！”

好，先不说这些，谈谈你的情况，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李老師（李大钊）的近况如何？区委（中共北方区委）又有什么新的指示和要求吗？”刘少猷一口气放了阵连珠炮，看得出，他的情绪也很激动。

“来，我们坐下谈吧。”王克新把刘少猷拉到床沿边坐下，倒了两杯茶，于是，两位老战友就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

王克新首先把自己来信阳的任务和区委对开展豫南工农运动的要求传达了一遍，然后说：

“李老師最近到了开封，亲自在那里指导工运和农运，我临行前，他给了我三条指示：一是和你取得联系，找一个职业做掩护，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二是尽快开展工作，建立起党团组织；三是利用当前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迅速把工人、农民发动起来，建立农协会，要注意在进步青年中培养党团骨干分子，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

听完王克新的传达，性格爽快的刘少猷一拍大腿，连声说：

“好！好！李老師的话真是说到了我的心窝里，现在，信阳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吴佩孚被赶跑后，虽然留有一些散兵游勇和特务分子，但成不了什么气候，国民二军蒋世杰部虽不希望我党在信阳活动，可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把尚方宝剑，他们也不敢公开限制。特别是在县城南40华里处有一所柳林王家店学校，1920年冬天恽代英曾把他在武昌组织的进步团体——互助社的‘大本营’迁到这里，有较好的社会基础。现任校长高峻宇和国文教員周叔伦都曾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思想比较进步，经常向学生讲授《向导》、《新青年》、《独秀文存》以及鲁迅、郭沫若的文章，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尤其县城西边陈家庙高等小学的‘实现生活社’，有一个叫王伯鲁的社友，曾经和恽代英有过书信往来，受到了恽代英的直接影响，思想非常进步，且有胆有识。他经常以犀利的文笔，在他们

的社刊《实现生活》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是进步青年中的骨干，也是我们发展力量的可靠对象……”

刘少猷呷了口茶，继续说：

“克新，现在信阳的工农基础，就好象一堆干柴呀，缺的就是革命的火种。前一个时期，我一个人，显得孤掌难鸣，这下好了，你来了，有了帮手，我们并肩战斗，争取早日把群众发动起来，实现革命的理想，让信阳成为工农的天下！”

……

刘少猷一气说了两个多小时，王克新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到工农中去开展工作。他站起身，再一次握着刘少猷的手，激动地说：

“少猷同志，想不到你才来几个月时间，竟然做了这么多工作，真是不容易。我一定要象你那样多做工作，不辜负李老师和区委的希望！”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一起把信阳的局面打开。”刘少猷也站起身来，兴奋地说，“克新，关于你找一个职业做掩护的问题，我也想好了，这里有一所扶轮学校，是铁路上办的，教员多半是工人出身，学生也是铁路工人子弟，校风很开明，十分适宜我们开展工作。前一段，恰好有一位国文教员走了，他们正需要人手呢，你正好可以去顶这个缺，只是还需要我给校方再商谈一下，很快就会通知你的。”

王克新感激地点了点头：

“少猷，这事就由你安排吧。”

夜幕已经降临，信阳城内，灯火万家，而在那家偏僻简陋的旅馆里，王克新、刘少猷仍然余兴未尽，在亲密地交谈着。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开展斗争，下一步马上就面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深深地鼓舞和激励着两位年青人，那盏闪动着火花的油灯，映红了他们英气勃发的脸膛……

1925年的春天来到了。

信阳，这座连接豫鄂皖三省的大别山古城，经过连年的战乱之后，迎来了一个短暂和平的艳阳春。潏河两岸那一排排垂柳吐出的新枝，随风不停的飘逸着，宛如姑娘一缕缕秀丽的长发，婀娜多姿、风彩迷人。城外，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开得分外热闹，让人心旷神怡。

王克新的心情真是畅快极了！当然，他不是为了这多姿多色的大自然的春天，而是几个月来的工作成效令他兴奋。在铁路扶轮学校，由于刘少猷的疏通，校方分给他的课并不繁重，这正给了他深入工农和学生中间开展工作的好时机。在刘少猷的引荐下，他先后到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柳林王家店学校、信阳县立师范讲习所讲课，宣传马列主义，联络感情，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这期间，他结识了王伯鲁、周叙伦、蔡训明、吕则孔、席了如等一批进步青年。在铁路扶轮学校放寒假期间，他多次到柳林开展工作，进一步了解了信阳这块土地上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要求。工农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激愤了他，他们中间涌现出来的进步分子的革命热情也深深地感染着他，特别是一批农家子弟，他们自编、自写、自刻、自印的油印小报，宣传民主和革命精神，对民众和学生的鼓舞极大，起到了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战斗作用。从这些好学善思、机警干练的青年身上，王克新看到了豫南革命的希望和前途。他觉得，在信阳建立党团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经过和刘少猷协商，遂执笔向北方区委和中共中央写下了关于建立信阳党团组织的报告……

这天晚上，王克新正在扶轮学校自己的寓所里起草宣传提

纲，忽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王克新起身开门一看，禁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

“唉呀，是你们几个，快进来！”

原来，进来的是王伯鲁、周叙伦、吕则孔等几位青年。王伯鲁笑吟吟地说：

“王老师，我们深夜前来打扰，不会不受欢迎吧？”

“来的好，来的好哇！贵客临门，蓬荜增辉，我正求之不得呢，哪有不受欢迎之理？快坐，快坐下聊！”王克新一边答着话，一边指着木板床热情地让座。

几个人刚要坐下，王伯鲁却转身指着 he 后面一位20来岁的、脸膛黝黑的小伙子对王克新说：

“王老师，给你带来一位新朋友，认识吗？”边说边把蔡训明推到王克新面前。

“蔡训明，唐河县人，省立三师的学生会干部，‘青年学社’的主笔，我焉有不认识之理？”王克新和蔡训明一起笑起来。

“啊，原来你们早就认识，我还‘自作多情’呢！”王伯鲁也笑起来。

其实，蔡训明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秘密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克新来信阳后，经过刘少猷的联络，他们早已接上了头。然而，这些党内的秘密，王伯鲁怎么能知道呢？

王克新见王伯鲁深思不解的样子，便绕开话题，指着周叙伦和王伯鲁说：

“哎，伯鲁，你们咋和周老师碰到一起了？”

“今天伯鲁和则孔到我们学校送他们编印的《实现生活》报，我们在一起谈起前一段您给我们讲课的情形，觉得还有好多问题想向先生讨教，于是，就约了训明一块来找您。”周叙伦见王伯鲁仍然若有所思的神态，便替他作了回答。



王克新一听，豪爽地一挥手道：

“好，今几个，我们就来个彻夜倾谈怎么样？”说着，他把煤油灯拨了拨，灯花儿跳了两跳，灯光就显得更亮了。于是，几个人挤坐在床板上，从《中国青年》谈到《向导》，从孙中山谈到李大钊，从柳林王家店学校，谈到实现生活社，谈到苏联的学生生活，从苏联的劳工政府谈到当前信阳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谈到为什么地主、豪绅吃穿不愁，为什么工人、农民受苦受穷。大家越说越兴奋，越说话越多。

最后，王伯鲁激动地说：

“王老师，我看我们信阳的工人、农民受压迫、受苦难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苏联那样的劳工政府。您给我们讲课时说，广东很多地方就有了这样的政府领导工农运动，我们也可以建立这样的政府，领导工农运动，同地主、豪绅斗，同军阀斗！你说是这样吗，王老师？”

“是的，伯鲁说得很好！”王克新用赞许的目光望着面前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深深地喜欢他的革命豪情和勇气。他站起身，深沉而严肃地说：“我们是要和地主、豪绅斗，和反动军阀斗！但是，要斗赢他们，仅靠我们这些人还不够，还要发动广大的工友、农友们，把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和财主们斗。只有这样，才能斗得赢他们。虽然我们这里现在还没有党组织的领导，但是，只要我们积极深入乡村，多接近工人、农民，多宣传革命的道理，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我们就能建立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政府来！到那时，我们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就会象苏联的工人、农民、学生一样，过上太平、幸福的日子！”

“王老师说得对！”蔡训明也站起来，接过王克新的话头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联络一些工友和农友，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宣传广东的工农运动，宣传革命的道理……”

当大家七嘴八舌、兴高采烈地谈论的时候，坐在一旁的周叙